

在现场

夕照“三部曲”

□ 吴翼民

只要不出意外，循序生活，临了老年，每个人都会经历夕照“三部曲”。

这“三部曲”其实也是“三部曲”——人到晚年，身体每况愈下，第一步“离不开巷”，第二步“离不开房”，第三步“离不开床”。有人说，每个人的晚年都是一场“腥风血雨”，窃以为更多的是“和风细雨”，充满着脉脉温情。

旧邻老两口经济条件优厚，子女时常前来看望，每次来，都会买些父母喜欢吃的零食和水果，遂赢得左邻右舍一片褒赞，都说他们老两口福气好，但旧邻不以为意，说是真正检验儿女的是“落眠床”之时，即我的夕照“三部曲”之“离不开床”，老人一般都会经历这一步的，这段岁月或短或长，短的如百米冲刺，长的如数千米长跑甚而马拉松，后者最费小辈的精力和手脚，要小辈持之以恒地坚持尽孝，委实不易。然则回想我切身的体验，为小辈者还是应当尽最大可能把自己的父母照料妥帖的。

当年父亲中风偏瘫，基本是“三离不开”的情状了，我承担起了照料父亲的责任。白天伴他在巷子和家里盘桓，冬天侍候他在巷子晒太阳，夏天陪伴他

在门前乘风凉。每日搀扶他去附近的诊所针灸，期冀他偏瘫的病情有所改善。最烦琐的是夏天替他沐浴，需抱进抱出浴盆，因他不便上下楼梯，我只能在楼下的厢房陪他困倦，最扰人的是半夜的便溺，他一有动响，我必被惊醒侍候，天长日久以至患上了心脏期前收缩的疾患。一年后，父亲的病情果然大有改观，但就因其改观，麻烦更大，父亲不再满足“巷、房、床”的拘束，他想要扩充活动范围，扩大社交圈子了。这让我更觉担心，因为他毕竟行动不便，还有言语不清，一旦走失，是很麻烦的。于是我加严了对他的看管，巨耐百密总有一疏，一次他还是乘人不备走失了。全家出动进行寻找，满大街地寻找，找了许多辰光，他却由一位老友护送回家了，原来他去了老友家里。这次事故后，母亲关照，适当的时候要带父亲去全市各处走走，让他散散心。那次趁着春暖花开，母亲让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带着父亲到处闲逛，尤其他当初工作过的几处地方，当年经营绸布庄和开办面馆的地方务必让他多看看，有个美好的念想。果然经那次周游，父亲的心情安详了许多。

许多年后，我岳父也到了“三离不开”的境地了，确切说是“离不开床”，并

且住进了一家护理院。虽然他老人家住进了护理院，但亲人的陪伴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妻子承担起了这个责任，她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每天前往陪伴老父亲：一早八九点钟就乘公交赶到护理院（天长日久竟然治愈了晕车毛病），凡阳光明媚，总是把父亲安置到轮椅上后就把他床上的被褥抱到晒台上晾晒，而后推着轮椅陪伴老父亲在花园里游览休闲。近晌午方始回归房间，此时晒了半天的被褥已蓬松生香，铺好床铺后就喂他用餐，再侍候他躺到床上午睡。诸事舒齐，妻子方乘公交回家。这样的生活规律持续了三年，直到安然送走了父亲为止。

我们的父母长辈都安然度过了“三离不开”的阶段。岁月匆匆，我们自个儿也渐渐接近夕照“三部曲”的境地了，我们会坦然接受这样的规律，在和风细雨中愉悦度过幸福的晚年。

□ 景青

多年前我蛰居乡下时，曾豢养过一只猫咪，黄白相间的条纹布满全身，乡人称之为“竹狸猫”。

许是自家养的宠物有点偏心，我一直觉得这只猫咪特别聪明。身手（脚）不凡。记得那时我家屋前有几棵水杉树，高二三十米，时有麻雀在树梢上叽喳。一日饭后，我正在庭院里看书，忽见一道黄光直蹿树梢，眨眼之间，那道黄光又倏地滚到地面，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前后不过十数秒钟。下了树的猫咪，嘴里还叼着一只唧唧叫唤的麻雀哩。

我家的猫咪好像知道我爱吃河鲜，它常常会从什么地方叼来鲫鱼、黄鳝之类，凡此时它就会喵喵地叫唤几声，似在向我邀功。一日它又衔来一条鲫鱼，往地上一放，转眼就不见影儿，不一会儿又叼来一条，如是再三，家里已经有三条鲫鱼了。我好生奇怪，这小东西究竟是从哪儿搞到这些活蹦乱跳的鲫鱼啊？是不是从屋后那条小河里抓捕到的？它有这个能耐吗？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海里盘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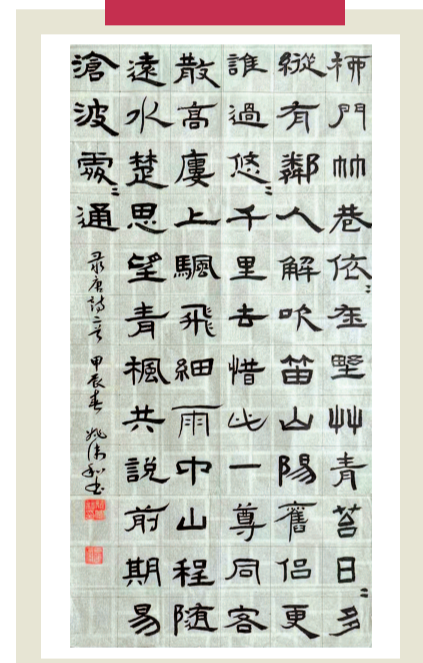
我们几乎隔三差五又心安理得地享用着鲫鱼。忽一日，它叼来一条大拇指般粗的黄鳝转身就跑，不一会它又衔来一条。这小东西越发长进了，居然还能抓黄鳝？但看它浑身上下都干干净净的。我就有些疑虑。又一日它衔来一条大鲫鱼，往地上一扔，又歪着脑袋凝视着厨房的一面墙壁，我顺着它的视线，看到墙上挂着一只竹篮。在我不明所以时，只见它猛地蹿上墙壁，用脑袋将那只篮子顶了下来，而后将那条鲫鱼衔进篮子，这个过程真让我惊得目瞪口呆。

日子就这样透透迤迤过着，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享用着猫咪衔来的鲫鱼和黄鳝，但如此坐享其成，心里总归有些不踏实，总隐隐约约觉得要出什么事。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房间里捣鼓点文字，户外忽有咆哮声传来，原来是邻居在撵我家的猫咪，只见它嘴里还叼着一条黄鳝。我恍然大悟，原来它之前叼来的鲫鱼和黄鳝都是从这个邻居家“偷”来的！我以前听人说过，这家男主人很擅长捕鱼钓鱼，常拿到市场去出售。这下真相终于大白了，如今“猫赃俱获”。邻居气咻咻地说：“怪不得我总感觉鲫鱼、黄鳝常常变少，原来是你家的猫咪在作怪，这次我要打死它！”我连忙递上烟，“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猫咪偷了邻居的鲫鱼黄鳝，我们又享用它偷来的美食，我说话难免有点气短：“我赔你，说个数吧。”邻居说：“天长日久的也没法算计了，往后你管好自家的猫就是。”“行行！”我诺诺连声，但如何管好那只猫咪心里还真没底。当晚我和妻子商量，人家客气我们也不能当运气，毕竟吃了人家不少鲫鱼黄鳝，怎么着也要表点心意。达成共识后，第二天我买了两瓶酒和一条烟，虽然没有赤膊背上荆棘，但也是真心负疚，最终也取得了邻居的谅解。

我自然狠狠地教训了猫咪一顿，不知是邻家从此也管好了自家的鲫鱼和黄鳝，还是猫咪听懂了我的教训，从此不再发生“偷食事件”。

竹狸猫



书法 姚伟和 作

忆往昔

小辰光拆纱头

□ 沈顺南

小辰光，遭遇“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穿衣服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实在不能穿了，也不舍得扔。裁剪后制成布袋、书包、拖把等。那些破旧的棉毛衫、纱袜子则拆成纱头当揩布，或作枕头、靠垫的芯。

当时，社会上有个专门的机构，收购针织厂成衣裁剪下来无法再用的边角料，批发给里弄服务站，由服务站分配给生活困难的居民家庭，在家里用手工将边角料拆成一团团纱线，再交回服务站检验后按质按量计价，记忆中每斤纱线的劳务费为8分或1角钱。这些纱线团大都卖给工厂里擦拭机器用。厂里的工人将这种纱头称作“回丝”，即英语中废料waste的音译。

拆纱头这种手工活，虽然赚头不大，但好坏也算一种福利性赚钱的途径，可以补贴家用，又不需要啥技能，老老小小都可做。所以，不少家庭都想争取。一旦里弄服务站批发的边角料数量多，来不及完成任务，就会放宽政策，不论居民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只要愿意都可做。这时，母亲也会到服务站拿回一大篮边角料，和邻居一起边聊天边拆纱头。我们小孩放学后，做完作业也常常帮着家里一起拆纱头。小孩们坐在一起，嘴巴不停，海阔天空闲聊，手里不闲，用手指细细地拆。因为小孩的手较嫩，拆纱时间长了，手指感觉颇为疼痛。夏天乘风凉，冬天晒太阳，弄堂里时常能看到居民拆纱头的身影。

有段时期，里弄服务站运来了许多破旧的纱袜，虽然比针织边角料要好拆

些，但是臭味很重。大家在拆纱袜之前，把纱袜上有补丁的先剪去，然后摊在地上吹一天，让异味能散发些才开始拆。不过，也有的家庭为了多揽活，不顾忌气味，旧袜子一拿回家就开始拆。

后来，甚至我们小学的劳动课也有了拆纱头的内容。

拆纱头令我们从小体验了劳作的辛苦，懂得了勤俭节约，对后来的成长很有帮助。

原油码头看日出

□ 金洪远

1974年我参加金山石化工程建设，分配到石化原油码头负责青年工作。一次会上有不少新职工提出，希望能到厂区毗邻的山上看日出。想到第一次可以身临其境地领略新建的国内第一座外海岛式油码头的宏伟和壮观，话音刚落，大家掌声哗哗一片。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率几十号人集聚在码头的东泊位，静静地在夜色里等待这激动的时刻，那心情，有点像在天安门广场等待升旗那般雀跃的激动。等了半个小时，但见原先东方海天灰蒙蒙地缓缓地放亮，相接海面的地方慢悠悠地浮起了太阳的一角，虽然很小，但光亮很是刺眼。我们一千人屏气噤声，悄悄地等待日出的到来。过了一会儿，天揭开灰蒙蒙的乌纱，太阳露出了小半边脸，又过一会儿，太阳像背负着什么重担似的，吭哧

吭哧地，一跳一跳地使劲儿向上升。一刹那间，这深红的大火球发出夺目的亮光，“蹦”地一下完全跳出了海面，将天空染得光芒万丈，天上的云朵瞬间涂上了五彩的颜色，映照得波涛滚滚的杭州湾一片金黄，波光粼粼呈现出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巨幅油画。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杭州湾日出的我们，不由自主地发出阵阵惊呼，码头上回荡的是我们青春的声音，天际上还有几只海鸥扑闪着洁白的翅膀向我们新一代石化工人致敬。

每次老友聚会，总会回忆起当年在油码头观赏日出难忘的场面，当年的嫩面孔，现今已是一脸沧桑的古稀老人。退休前后我们结伴游览过祖国的名山大川，泰山、黄山、庐山和莫干山都留下我们看日出的照片，但都没有当年在油码头看日出那样激动和难忘。我们骄傲和自豪，因为从这一天日出开始，掀开了职业生涯新的一页，为国家的石油化工贡献了青春。